

論宇文周之種族

周一良

日者與傅孟真先生論南北朝史事，先生謂北周宇文氏出於鮮卑之說蓋不可信，因志斯旨，退而抽繹羣書，乃證明宇文周實匈奴南單于遠屬，載籍斑斑可考，謂出於鮮卑者誣也。周書一文帝紀：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竝以爲氏焉。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爲魏舅生之國。九世至侯豆歸，爲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魏道武將攻中山，陵從慕容寶禦之，寶敗，陵率甲騎五百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徙豪傑於代都，陵隨例遷武川焉。北史九略同

此中神話成分姑置不論，言『鮮卑慕之，奉以爲主』，固未嘗謂葛烏菟卽鮮卑種。拓拔氏自稱鮮卑出於黃帝，而宇文氏乃稱出於神農，爲黃帝所滅，疑此傳說卽象徵宇文部爲慕容氏所滅而構成。二者同爲依託，然亦足證拓拔宇文族類非一。北史九八宇文莫槐傳明冠以匈奴二字云：

匈奴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爲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遜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爲天所指。魏書作相……〔魏〕昭帝……以女妻焉。……〔慕容〕晃伐逸豆歸，卽周書之侯豆歸……逸豆歸遠遁漠北，遂奔高麗，晃徙其部衆五千。魏書一〇三及通鑑九七晉康帝建元二年紀同，魏書九五慕容元真（卽晃，避恭宗諱。）傳晉書一

○九慕容皝載記及通典一九六邊防典一二皆作萬。元真傳收書之舊，晉載記本於崔鴻十六國春秋，皆先於李延壽，疑作萬爲是。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魏書一〇三此傳亡，後人以北史補之，文字小有同異，無關宏旨，茲不著。通典一九六自注『後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單于之遠屬』。君卿時收書未有亡佚，而史通正史篇言其時『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爲主』，則君卿所引後魏史當即伯起魏書一〇三宇文莫槐傳，與北史所述相同，知北史此傳即收書之舊。

魏書四四宇文福傳：

河南洛陽人，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爲擁部大人。北史二五同。

北史五十宇文忠之傳：

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居代都。魏書八一忠之傳乃後人以北史補。

是宇文諸族國亡入慕容氏，展轉復入於魏。惟宇文泰之先世入魏復遷武川，而福與忠之先世居平城，再隨孝文南遷，遂爲洛陽人耳。福傳稱：

福……除都牧給事。〔太和〕十七年車駕南討，假冠軍將軍後軍將軍，時仍遷洛，勅福檢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爲牧地。事尋施行，今之馬場是也。及從代移雜畜于牧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高祖嘉之。……仍領太僕典牧令。……除太僕少卿。……復除太僕卿。

宇文福以善養馬見長，而宇文泰之先世自燕歸魏亦拜都牧主，似匈奴族人偏善於此，亦足證周書記宇文雖不言南單于遠屬，確與宇文福宇文忠之同出一源矣。此外宇文分支在河南洛陽者：

宇文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仕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隋書五十。

宇文弼……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觀魏鉅鹿太守，父彌周宕州刺史。隋書五六。唐宇文融弼之玄孫，又徙爲京兆萬年人。

在邊地者：

宇文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此是宇文部亡入慕容氏後貫籍，大棘即棘城，慕容氏所都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子，保定中以貴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周書一九。隋書四十貴子忻傳言本朔方人，徙京兆。案周書貴傳貴自夏州從軍而東，又隨魏孝武西遷。隋書忻傳所謂朔方，當指出宇文部而言，所謂徙京兆者，周時奉詔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也。

宇文測太祖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頽，祖麒麟，父永，仕魏位竝顯達。周書二七

宇文虬……代武川人也。周書二九

周書四十宇文神舉傳稱太祖族子，神舉神慶之兄。周時曾一度命東方遷來諸族改用關內諸州為其本望，參考陳寅恪先生論李唐氏族諸文。而神慶至隋猶稱河南洛陽人者，或是當時獨未改易，或是改後至隋又復其舊。神舉當魏末周初，亦必為河南洛陽人無疑。對周文帝猶保持族子之關係，則魏末武川之宇文與洛陽之宇文其支派尚有相去不太遠者。周隋書雖不紀諸宇文之出自，其與北周皇室以及宇文福宇文忠之等同為宇文部之遺迹當可無疑。

周書言葛烏菟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為主，遂總十二部落，似宇文氏所統專是鮮卑。今案北史亦即魏書言世為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又記其風習，亦與鮮卑不同。蓋宇文氏所部之衆本與鮮卑種族迥別，周書沿襲宇文氏建國關西以後誇誕不經之傳說，抑鮮卑而揚己族，遂言鮮卑奉以為主。亦猶北史言宇文世為魏東部大人，係承魏史舊文，其實宇文部亦未必世世服屬拓拔氏也。杜氏通典一九六以周書鮮卑奉以為主之語入之註中，蓋知其不可信。隋書六一宇文述傳：

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也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周書二九盛傳：代人也。曾祖伊與敦，祖長壽，父文孤，並為沃野鎮軍主，蓋與宇文泰先世同徙北邊者。

俟豆歸即北史之逸豆歸周書之侯豆歸，以鮮卑二字冠俟豆歸之上，似認宇文氏為鮮卑矣。然隋書修在唐初，不容有此誤，蓋唐承隋，隋又承北周之後，史臣習聞鮮卑奉葛烏菟為主之傳說，以為不論俟豆歸之種族如何，既統有鮮卑人，遂以鮮卑二字加

之，非必誤宇文爲鮮卑也。七十李密傳可以爲證：

密與〔宇文〕化及宇文述之子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破野頭耳。

北史六十李密傳密數之曰云云，全同。

匈奴之皂隸，是修隋書史臣知宇文爲匈奴，故不言破野頭爲鮮卑皂隸。述傳若非史臣中宇文氏傳說之毒，則是其字本作匈奴，後人恆改乎？新唐書八四李密傳：

密與〔化及〕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隸破野頭爾。

戎謂戎狄，隸者言其賤種，較之『匈奴皂隸』四字，遠欠精審，故溫公通鑑一八五唐高祖武德元年紀載密語即采隋書密傳之文也。

隋書而後，唐人著述中尚有誤宇文爲鮮卑之嫌疑者，杜佑通典也。通典一九六邊防典一二宇文莫槐條：

出於遼東塞外，代爲東部大人。

自注云：

晉史謂之鮮卑。後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單于之遠屬。又按後周書云，出自炎帝子孫，逃漠北，鮮卑奉以爲主。今考諸家所說，其鮮卑之別部？

案凡言別部者，謂種族不同而相隸屬，如石勒疑石國人，陳寅恪先生說非匈奴種，而魏書九五石勒傳云：

其先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世說新語識鑒篇注引石勒傳及太平御覽三三八引王度石勒傳俱云『匈奴之苗裔也』，蓋漢人不諳胡人規制而致誤。

魏書二三劉庫仁傳：

劉虎之宗也。……爲南部大人。

是庫仁係匈奴，而二四燕鳳傳：

請於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

則庫仁所部即鮮卑之別部，北朝史中此例數觀。故君卿所謂鮮卑之別部者，謂宇文之於鮮卑，亦猶劉庫仁劉衛辰之於魏，以別種而隸屬之。魏書官氏志：

東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時東部，此二部最爲強盛。

未言與拓拔同出代北。杜氏『別部』二字極精當，而用『其』字以示猶疑，蓋其慎也。後人未達杜氏所云別部之旨，遂滋誤會耳。然杜氏稱『晉史謂之鮮卑』，亦不盡然。湯球黃奭所輯唐以前諸家晉書佚文中，不復得見關於宇文氏之記載。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六新晉書條：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錄。……然當時王隱，何法盛，臧榮緒諸家之書具在，故劉知幾史通有新晉書之稱。尚書正義所引晉書今本無之，當是臧榮緒書也。李善注文選，備引諸家晉書，而不及御撰之本，迨安史陷兩京，故籍散亡，唯存貞觀新撰書，後世遂不知有新晉書之名矣。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四三亦言晉書自唐人改修後，諸家盡廢。今案新晉書修成後，諸家舊作，或不復如昔者之流行，更經天寶亂離，自有散佚可能。據舊唐書一四七君卿本傳，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所著通典，有『自頃續脩，年踰三紀』之語，是其書經始已在安史亂後。然敦煌所出六朝寫殘卷有記晉元帝太興二年事者，羅振玉疑即鄧粲晉紀，見鳴沙石室佚書西陲尚有舊晉史流行，則今日固未可遽謂天寶以後舊晉書散亡淨盡，如竹汀所論，而斷君卿所稱晉史必爲本朝所修也。惟唐太宗既重脩晉書，自有取十八家而代之之意，以功令言，唐人似宜奉新修書爲正。君卿稱引止著『晉史』，不復顏其撰人及書名，是與後魏史等同爲習見者，或即指本朝所修晉書乎？苟所謂晉史者係十八家舊文，今日雖不可得見，然東晉南朝人記述北方胡人事十九模胡影響，得之傳聞，不足徵信，於其種族尤不能辨析明白。即使王隱，何法盛，臧榮緒等紀宇文出於鮮卑，亦難引爲準據。若君卿所言晉史即唐修晉書，則今本晉書中宇文氏事惟見於慕容氏載記，載記即本諸崔鴻十六國春秋，晉載記本崔鴻書，尙有鈔襲崔氏舊文，忘加改易，以致抵觸不可通者。一二一李雄載記：『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雄死于晉成帝咸和八年，前於穆帝之即位凡十三年，焉得與晉穆帝分天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五二亦疑其事，謂穆字誤，而未有解說。今案穆字不誤，晉字衍也。魏書九六賓李雄傳：『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穆帝請分天下』。收書亦襲崔鴻之舊，則李雄乃遣使于魏，請與魏穆帝猗盧分天下，載記鈔崔書而未改易，且與上又脫請字，後人妄於穆帝上更

添晉字耳。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二二晉書五馮跋載記條：『燕與魏爲敵國，其臣子必多指斥之詞，而北燕太史令張穆言大魏威制六合。南燕尚書潘聰言滑台北通大魏，西接強秦。中書侍郎韓範言可以西并強秦，北抗大魏。此皆魏史臣所改』。自注：『張穆事見魏收書，潘聰韓範之語當出崔鴻十六國春秋，皆魏臣也』。此亦晉書載記襲鴻書未改之一例。當較南人著述爲可信賴。一〇八慕容廆載記：

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廆將修先君之怨。

宇文與鮮卑並列，不以鮮卑冠宇文。又云：

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吞併之計，因爲寇掠。宇文，段部並列，又明以宇文爲東胡，何嘗『謂之鮮卑』邪？綜上所述，積極方面諸書皆謂宇文氏匈奴遠屬，而消極方面，魏書，晉書言及宇文氏，亦從無以爲鮮卑者也。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敍氏族由來最荒誕不實，其紀宇文氏云：

出自匈奴南單于之裔，有葛烏菟，爲鮮卑君長。新唐書七一下

又云：

又有費〔當卽隋書宇文述傳，新書李密傳，及通鑑之破〕也頭氏，臣屬鮮卑佚豆歸，後從其主，亦稱宇文氏。

『鮮卑佚豆歸』五字全用隋書述傳之文，其解釋尚在疑似間，如上文所述，姑置不論。明言宇文氏爲鮮卑者，當推較新唐書稍晚之資治通鑑爲始。八二晉武帝太康十年紀：

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強，數侵掠廆。

以宇文段氏同屬鮮卑，照以上文所引晉書載記『東胡宇文鮮卑段氏』之語，通鑑之誤不待辨。疑通鑑此條亦本載記，而妄加竄易。又八四晉惠帝太安元年紀：

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盛，遣其弟屈雲攻慕容廆。

亦蒙前而誤，晉書廆載記止言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無鮮卑字樣也。唐紀用隋書李密傳，不從新唐書密傳之妄改爲『戎隸』，可謂有識，而晉紀復與之矛盾者，蓋當時修書分屬，三國訖南北朝劉恕任之（全謝山謂漢至隋劉放任之，非是，辨見陳漢章書全謝山分修通鑑諸子考後），唐則范祖禹任之，溫公雖貫串潤色，細節出入難

免忽略，此晉紀唐紀之所以抵牾與？

胡三省注通鑑亦前後不一其說。八一晉武帝太康六年『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下注云：

宇文部亦鮮卑種。

八二太康十年『鮮卑宇文段氏方強』下注云：

段氏東部鮮卑也。杜佑曰：宇文莫槐出于遼東塞外，代爲鮮卑東部大人。

胡氏誤解通典，以爲杜佑『爲鮮卑東部大人』即謂宇文爲鮮卑，故引以爲注。然九四晉成帝咸和四年『代王紇那奔宇文部』下注又云：

後周書言……引周書文帝紀，見篇首引。余謂此蓋宇文氏既興於關西，其臣子爲之緣飾耳。李延壽曰：宇文部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爲東部大人。此言爲得其實。

所見甚是，然同在晉紀中而前後不合，何邪？其辯周書所載神話爲緣飾亦極當，但周書祇消極不記宇文出自南單于，於北周種族積極方面固未有記述，以北史補周書則可，以之駁周書則無的放矢矣。

通志二百四夷傳七襲通典而刪其注，通考三四二四裔考一九亦全引通典，並存其自注，實較鄭氏審慎。元修遼史，其世表云：

鮮卑葛烏菟之後曰普回，……九世爲慕容晃所滅，鮮卑衆散爲宇文氏，或爲庫莫奚，或爲契丹。遼史六三

此後以宇文爲鮮卑者遂多，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三稱鮮卑宇文氏國於遼西。丁謙魏書外國傳地理考證庫莫奚傳下云：

奚與契丹同爲漢鮮卑部酋奇首可汗之後。……迨奇首之裔東部宇文爲慕容皝所破，西竄松漠，時二部猶未分也。

又宇文莫槐傳下云：

宇文氏與奚契丹同爲鮮卑種，魏書庫莫奚傳其先東部宇文別種也。又十六國春秋宇文氏遼東鮮卑別部。皆可證。傳謂匈奴南單于遠裔，諸本魏書北史皆作遠屬，宋本同。丁氏考證前引傳文亦作裔，誤。蓋匈奴鮮卑族類迥別，不容牽混也。

日本內田吟風氏北朝政局中鮮卑及北族系貴族之地位文 東洋史研究第一卷第三號中謂宇文周乃純粹之鮮卑種，魏書以爲匈奴者乃曲筆，不知何所據而云然。馮家昇先生撰契丹名號考釋，亦指摘魏書庫莫奚傳既稱東部宇文之別種，宇文莫槐傳又冠以匈奴二字爲矛盾。今案『別種』之稱猶『別部』，爲政治上相統屬而種族上十九不相全之部落。庫莫奚爲宇文部『別種』，初不必與宇文同是匈奴；亦猶宇文爲鮮卑別部，而不必爲鮮卑。匈奴與鮮卑信如丁氏所云，『族類迥別，不容牽混』，而丁氏乃自牽混之，魏書庫莫奚傳與宇文莫槐傳固不相矛盾也。丁氏引十六國春秋宇文氏鮮卑別部之文不見於纂錄，及明人僞託本，或出類書所引，但『別部』二字確不僞，當是崔鴻之舊，杜君卿通典自注之說豈亦本於鴻書乎？然其詳不可得知，故斷言宇文爲鮮卑別部者，仍以杜說爲嚆矢。亦猶北史本於魏書，魏書既佚，後人以北史補之，而今日稱引固仍宜先北史而後魏書也。

復次，宇文氏既爲南單于遠屬，則後漢以來嘗居塞內。其由塞內出遼東塞外，又由塞外南遷之時代與路線史無明文。宇文部晉康帝建元二年（公元三四四年）亡於前燕慕容氏，徙居昌黎，自後其境歷經前秦苻氏，後燕慕容氏，北燕高氏馮氏之統治，至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魏太武太延二年，公元四三六年）入於魏，歷九十二年。亦有在太武帝以前已入魏者，如宇文周之先世。入魏以後民族上之混淆同化作用未嘗少息，迨魏分東西，又將百年。故觀察史書所載宇文氏諸人事迹，幾不能發見匈奴民族之特徵與不同於鮮卑族之痕迹。然有臆測兩事，或足供解釋此點之參考，姑妄言之。元和姓纂上聲九麌宇文下：

出本遼東南單于之後。有普迴因獵得玉璽，以爲天授。鮮卑俗呼天子爲宇文，因號宇文氏。或云以遠係炎帝神農有嘗草之功，俗呼草爲俟汾，音轉爲宇文。

不言俟汾之說所出。廣韻上聲九麌字字下：

宇亦姓，出何氏姓苑。又虜複姓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後以有嘗草之功，鮮卑呼草爲俟汾，遂號爲俟汾氏。後世通稱宇文，蓋音訛也。

較姓纂所記爲周密，然不言俟汾之說是否亦出姓苑。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二三文略同，不言出姓苑。通鑑八一晉武帝太康六年紀胡注：

何氏姓苑曰：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後以嘗草之功，鮮卑呼草爲俟汾，遂號爲俟汾氏。後世通稱俟汾，蓋音訛也。

胡氏蓋本廣韻，而認廣韻所載宇文兩姓皆出姓苑，似得其實。然姓纂，辨證，廣韻皆言由俟汾訛成宇文，胡注則由俟汾仍訛成俟汾，必無是理。『後世通稱俟汾』之『俟汾』二字必是『宇文』之誤矣。日本白鳥庫吉氏東胡民族考宇文氏條（史學雜誌第二十二編第一號）引胡注，而未能辨正第二俟汾字之當作宇文。又引明張鼎思琅環代醉篇卷四：『宇文出自神農之後，以其有嘗草之功，自號爲俟汾氏，其後訛爲宇文氏』。遂據俟汾兩字大論語音之遷轉。一頁案代醉篇明人抄撮之書，本不足信，四庫提要入之雜家類存目，謂其書『體例龐雜，無所折衷考訂』。俟之與侯以形近而致誤，尤無疑義。白鳥氏不引姓纂，廣韻，古今姓氏書辨證俟汾之文，而引最晚之通鑑注，已乖史法，不知俟汾乃俟汾之訛，而依以爲說，更見其疏忽。谷霽光先生孝文弔比干墓文碑跋（大公報圖書副刊一六一期）引通鑑注與代醉篇，而引通鑑注云：『鮮卑呼草爲俟汾，遂號爲俟汾氏，後世通稱俟汾，蓋音訛也』。一頁檢本所藏元刊本通鑑胡注兩部及其他諸本，俱作『後世通稱俟汾』，無作俟汾者。知梅肅當時誤宇文爲俟汾，歷數百年刊此書者未加改正，然決無作俟汾之理。谷文所引通鑑不知何本，或報館手民蹈代醉篇覆轍，誤排俟成侯耶？新唐書一九九柳沖傳柳芳言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隋唐志及崇文總目俱著錄，而卷數不同。陳氏書錄解題曰，姓苑二卷不著名氏，古有何承天姓苑，今此以李爲卷首，當是唐人所爲。今案疑唐人本何書有所增益，重爲釐定，大體要是宋以前書。宇文俟汾間音聲上何由相通，非所敢論，然魏孝文帝弔比干墓文碑陰有『給事臣河南郡俟文福』，金石萃編二七孝文以太和十八年十一月自代遷洛，是月甲申過比干墓，爲文弔之而刊此碑。據上文引宇文福傳，福時正官都牧給事，則俟文福即宇文福。魏韓震墓志陰有『母東燕俟文氏內行給事俟文成女』之文，亦即宇文成。是嘗草傳說雖無可稽考，姓苑俟汾訛爲宇文確非無據。北史九八高車傳：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此四字當從魏書一〇三高車傳改作『勒勒諸夏以爲』六字〕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

疑狄歷，勅勒，丁零一聲之轉，高車丁零者，以其乘高車，故冠此二字以形容之，又省稱曰高車耳。 魏書四上世祖神嘉四年紀：

十一月丙辰，北部勅勒莫弗庫若干率其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詣行在所。

帝因而大狩，以賜從者，勒石漠南，以記功德。

而二四鄧頴傳：

駕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在所。 詔頴爲文，銘於漠南，以紀功德。

又七下高祖太和二十二年紀：

八月，勅勒樹者相率反叛，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

而北史九八高車傳紀此事云：

後高祖召高車之衆隨車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 遂推表紇樹者爲主，相率北叛，游踐金陵。 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 又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爲都督討之。

魏書四四宇文福傳一六江陽王繼傳亦皆稱高車叛命。 是勅勒與高車得互稱，魏書二八古列傳又云：『世祖使高車勅勒馳擊〔赫連〕定』，高車勅勒猶言高車丁零矣。

北史高車傳言其種有斛律氏，北齊書一七斛律金傳：

朔州勅勒部人也。…… 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

北史五四斛律光傳亦言光『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 似高車族與匈奴族有關係，而北史高車傳記魏孝文時高車之族十有二姓，其九曰『俟分氏』，魏書一〇三高車傳同。 豈高車之俟分氏與訛成宇文之俟汾氏同出於匈奴乎？ 宇文一支先處塞內，與其他種族接觸亦多，故駸訛變，而高車之俟分氏則遠居塞表，迄魏道武分散諸部時猶以族類粗獷，故得別爲部落，此高車一支之俟分氏所以得存其舊姓乎？ 通典一九七邊防典一三高車條作『俟斤氏』，斤疑分字之誤。 太平御覽八〇一四夷部一二引北史亦作俟分氏。 北史八四乞伏保傳稱『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 收書此傳亡佚，乞伏居以高車人領牧曹，亦未始不可與宇文氏諸人相印證也。

北史宇文莫槐傳稱『其語與鮮卑頗異』，當是指宇文部落猶獨立時而言。至北魏末葉將近二百年，似宇文氏已不復能保存其『與鮮卑頗異』之匈奴語言矣。然有一事頗可注意。赫連夏之龍昇七年（晉安帝義熙九年），魏道武永興五年。于奢延水之北黑水之南築大城，名曰統萬而都焉。水經河水注 元和郡縣志謂赫連勃勃自言方統一天下，君臨萬方，故以統萬爲名。通鑑亦取其說。今案趙萬里先生集冢墓遺文四之五四元彬墓志，四之五七元湛墓志，四之六十元舉墓志俱稱『統萬突鎮都大將』。三之二三元保洛墓志又稱『吐萬突鎮都大將』。吐統一聲之轉，是本譯胡語，故或統或吐，（古今姓氏書辨證二九亦言統萬亦作吐萬）或省去突字，赫連氏當時自無元和志所言之義。水經注河水又北逕薄骨律鎮城，子注云：

赫連果城也，桑果餘林仍列洲上。但語出戎方，不究城名。訪諸耆舊，咸言故老宿彥云，赫連之世有駿馬死此，取馬色以爲邑號，故目城爲白口驃。韻〔轉〕之謬，遂仍今稱，所未詳也。

薄骨律與統萬突皆是胡語，漢人不識其義，強爲之說，白口驃與元和志解統萬突俱失之虛造。然酈氏於統萬城下猶不載元和志之說，則較白口驃傳說爲尤晚矣。然則統萬突果何種族之語乎？魏書九五鐵弗劉虎傳：

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虒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因以爲號。

赫連氏之出於匈奴，記載甚明，先世雖有爲鮮卑拓拔氏婿者，但非世世皆爾。亦祇曾帥娶魏女，必非全部之衆皆與鮮卑爲婚。鐵弗之號當先施於一二酋帥，漸衍爲部族稱號。然如劉庫仁亦以匈奴數世尚魏女，而不蒙鐵弗之稱。由是知鐵弗之稱號非表示種族之迥別，赫連氏所部仍以匈奴成分爲主，認統萬突三字爲與匈奴族有關之語言或非牽強？周書四明帝紀：

諱毓，小名統萬突，太祖長子也。……永熙三年太祖臨夏州，生帝於統萬城，因以名焉。

北朝人往往先取胡名，其後更取漢名，則以胡名爲小字。周明帝之胡名雖因地而取，疑亦因統萬突一語與匈奴族有關，故宇文泰用之名子。此外太祖諸子武帝曰彌羅突，齊煬王憲曰毗賀突，宋獻公震曰彌俄突，衛刺王直曰豆羅突，趙僭王招曰豆

盧突，譙孝王儉曰候幼突，陳惑王純曰堙智突，越野王智曰立久突，代曼王達曰度斤突，冀康公通曰屈率突，滕文王適曰爾固突。俱見周書 胡名下咸綴突字，又若突字能獨立成義者。鮮卑胡名從無此比，魏宣武帝世高車酋帥亦有名彌俄突者。北史九八高車傳。此豈宇文氏僅存之匈奴特徵乎？然魏書二七穆崇傳其子孫有名吐萬者，三四盧魯元傳有子名彌娥，是否亦與吐萬突彌俄突爲一語不可知矣。周書一太祖紀一四賀拔岳傳載魏末太昌永熙之際有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者，斛拔氏未詳所出。北齊書二神武紀下作斛拔俄彌突，通鑑一五七同，俄彌疑是彌俄誤倒。北史六神武紀作賀拔俄彌突，北齊書一六段韶傳作斛律彌娥突。然元和姓纂入聲一屋內唯有斛律斛斯兩姓，古今姓氏書辨證三五唯有斛律斛穀斛栗斛斯四姓，皆無斛拔。此外北朝諸史亦不見有姓斛拔者，疑是斛律或斛斯之誤也。斛律氏出于勒勒已見上，斛斯氏疑亦源自高車。姓氏書辨證斛栗氏下：『孔至姓氏雜錄原本雜錄誤作日日二字，今據新唐書藝文志改。代北斛栗氏後改爲斛斯氏』，是斛栗斛斯卽係一姓。北史四九斛斯椿傳：

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爲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爾朱榮。魏書八十略同，唯少其先世云云一句。

元和姓纂斛斯氏下：

其先居廣漢，代襲莫弗大人，號斛斯部，因氏焉。

『莫弗』乃高車酋帥之稱號，記傳屢見不鮮，而斛斯椿之父又官左牧令，其間消息蓋可推尋。地形志無廣牧郡富昌縣，唯朔州附化郡有廣收縣，當即廣牧之誤，姓纂之廣漢疑亦有誤。然周書二六椿子徵傳又稱河南洛陽人，蓋北族入居中國，籍貫本無定準，不論廣牧洛陽，俱無害於斛斯氏之爲高車部人也。

復次，宇文氏建國以後，諱言其爲匈奴南單于後裔者其故亦可得而言。十六國中前趙劉氏北涼沮渠氏夏赫連氏爲匈奴族，前趙之滅在拓跋氏興盛以前，然沮渠赫連則俱滅於北魏。自魏太祖定中山，統一北方，於是鮮卑族之勢力澎湃，而其他諸族悉淪爲賤種，夷於皂隸。魏境以外之高車諸部既大爲世祖所破，而境內西河離石之山胡，自地望觀之，山胡卽劉元海部衆之後裔。定州安州等地之丁零，河西雲中及

六鎮之勒等匈奴及與匈奴有關之民族，皆屢屢變叛，史不絕書。然卒難傾覆鮮卑，重建匈奴族之政權也。宋書七四臧質傳魏世祖與之書云：

吾今所遣鬥兵盡非我國人。城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羌』。

魏書五十尉元傳太和十三年上表稱：

今計彼〔彭城〕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寵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霸遐被，罪人斯戮。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勑懲負釁南叛，每懼奸圖，狡誘同黨。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為宜。詔曰：公之所陳甚合事機。

胡人為鮮卑服兵役，冒鋒鏑，鮮卑不惟無子恤之心，且日以其變叛為慮。從呼延之姓察之，所謂胡人者為匈奴無疑。高祖延興元年破沃野統萬二鎮勒，斬首三萬餘級，徙其遺逆於冀，定，相三州為營戶。二年連川勒謀叛，徙配青，徐，齊，充四州為營戶。俱見魏書七上本紀 世祖將討馮文通，詔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即安州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魏書二九本傳 又北史高車傳：

於是高車大懼，諸部震駭，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為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拒長城，東包白登之西山。

是皆諸族為鮮卑皂隸之證，而宇文周所以諱言其先世出匈奴者，亦以此與？

大抵民族混合以後，其表面之特徵漸泯，而內在之特徵殊難消滅淨盡。如宇文氏之善牧馬見前與有巧思，隋書六一宇文述傳，六八宇文愷傳固若偶然巧合，非必為匈奴民族之特性，然亦不能謂與民族性絕無關聯。宇文周為我國上古中古史間承上啓下之一大樞紐，時代雖暫，而影響於後代之政治社會各方面者綦巨，其種姓由來固未可忽視。因就孟真先生之所啓迪者，試推論之如此。

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寫竟，二月二十三日增訂竟，記於南京
北極閣下史語所。